

# 帮父亲掏耳朵

□卢兆盛

那天下午，父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打吊针。突然，他想坐起来，我忙问是不是要喝水，父亲说不喝，抬起左手，指指耳朵，说：“好痒，给我拿根棉签来吧。”我赶紧把父亲扶起来，找护士要来了两根棉签。

我知道父亲是想掏耳朵了，但，他右手扎着针头，只有左手有空，掏得了左耳，右耳肯定顾不上。我要父亲忍一忍，等打完针再掏，父亲说实在是忍不住了，必须马上掏。我犹豫了一下才下定决心：“我来吧。”父亲先是摇摇头，接着点点头：“好。”

我走到父亲床头边，开始帮他掏耳朵。

毕竟是第一次，拿着棉签的右手居然有些不听使唤，颤抖起来。父亲感觉到了，说：“莫担心，掏吧。”

棉签慢慢伸进了父亲的右耳朵，轻轻转动几下，我问父亲：“这样可以吗？”父亲说：“蛮好。”我这才放下心来，小心翼翼地掏。渐渐的，手不那么抖了，动作也麻利多了。

约摸一支烟工夫，父亲的两只耳朵终于掏完了。我长吁了一口气，发

觉手心和额头都已渗出了汗。一阵凉风吹进窗来，我看父亲皱纹密布的脸露出了满意的笑。父亲告诉我，将近半年没掏耳朵了，现在掏了，耳朵不痒了，也舒服多了。

我知道，因为掏耳朵的工具是棉签，而不是耳勺，效果肯定不会那么理想。严格地说，这还不能算掏，只能算擦，但，已年逾五旬的我，权且也算有生以来给父亲掏了一次耳朵吧。如果父亲不是因病住院，如果住院了打吊针这会耳道不是痒得难受，且不是我陪伴，那我此生可能连这样一次机会都不会有。

父亲年近八十，最近几年，身体每况愈下。腰椎间盘突出，让父亲原本硬板的腰身佝偻了几分；近年患上的前列腺增生并发膀胱结石，更令父亲雪上加霜，身体状况更糟了。手术后的父亲显得苍老了许多。掏耳朵那时，是我成年以来第一次如此近距离

挨着父亲，才发现父亲老了！满头白发，其间没有掺杂一根青丝；满脸皱纹，如纵横的沟壑，且深而密……

我想起了小时候父亲给我们五兄妹掏耳朵的温馨美好的情景。

可以说，我和四个弟妹掏耳朵的“工作”都是父亲一人“承包”的。那时，父母都在生产队出工，天天忙得晕头转向。父亲更忙，当了生产队长，每天早出晚归。但，再忙，每隔两三个月，他总会选在一个月华如水的晚上，抽出一点空闲，给我们轮流掏耳朵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老家还没通电，家家户户都点煤油灯。煤油贵，灯光弱，父亲便在自家小院里摆上两张小矮凳，拿出奶奶的陪嫁品——一只约半根筷子长的银耳勺，开始给我们掏耳朵。

一轮皓月挂在中天，皎洁的月光洒满整个小院。我们紧挨着父亲，头枕着父亲的大腿。父亲细心极了，轻

轻地掏，慢慢地掏，掏了左耳掏右耳。我们眯着眼睛，尽情享受着浓浓的父爱，只感觉那种幸福、那种天伦之乐，满满的，很快从心里溢了出来，与遍地的月光融合在一起了……

那时，不谙世事的我，也还曾想过，等长大了，也帮父母掏耳朵。后来长大了，我却远离了父母，“常回家看看”，更多的是挂在口头，放在心里，而真正付诸行动实在太少了。帮父母掏耳朵，更是成了一个空想或一句空话。

这次帮父亲掏了耳朵，其实，还不能说当年的空想或空话就已经完全兑现了。自己是在父亲患病的情况下，才伸出帮助的手。父亲病愈后，我若还能自觉、主动地多给父亲掏耳朵，那才算真正尽了一点点做儿子的孝心吧。

想到这里，我，除了内疚，更多的是自责……

## 依恋

(外一首)

□石泽丰

我离开村庄。那年夏天  
夕阳滚烫，舍不得落山  
用热情追赶  
我乘坐的三轮车  
颠簸默许了路的不平

父母在山乡  
用锄头挖开宿命的缺口  
时间流逝不止  
我离开他们的时候  
月亮昏暗了整整一夜

当孤独聚集在所有人离去后的  
屋场  
留守的残垣，野草  
把天空巨大的背影  
投向我的心灵  
一种不舍被覆盖得天衣无缝

## 空气凝滞

乌云要压塌山顶  
海啸即将席卷城楼  
一只猛虎向你扑来  
受到惊吓的空气  
装在宇宙的瓶子里  
风，浪费千里行程

草木屏住呼吸  
在山上，一只风筝挂于枝头  
侧着身体看天象  
我背着诗歌的名义  
却写不出一首完整的诗来  
让穿过时间的枯木  
做了小鹿温暖的家

鱼从江河下了海  
把影子丢在废水沟里  
带走诱饵抛出的阴谋  
没打招呼  
也不曾留下姓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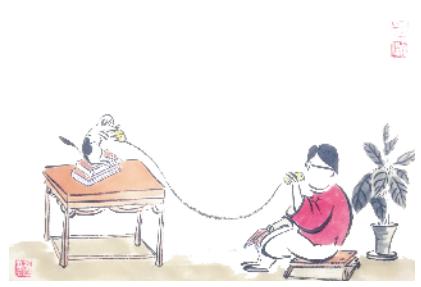
## 过瘾

美食解嘴馋  
书籍释心安  
多少不平事  
都被爱所宽



## 传声

说一是一  
听二是二  
油盐醋茶  
不乱添加



## 练瑜伽

瑜伽健身时尚  
筋老骨硬难成  
阿狗常做示范  
“小灶”教导平衡



## 手艺活

五谷已不分  
六体学艺难  
书生本无用  
哄狗干得欢



## 红袄漫话

□张文泽/画 冷冰/文

## 少装内心的“软件”

□熊兴国

昨天休息，侄子到家里来看我，正巧当时我在启动电脑。一看电脑花了三分多钟，侄子就说帮我弄弄，保准要不了一半的时间，说着就坐到了电脑面前。他一会儿卸载，一会儿又重装，大概半小时的工夫，他说弄好了。果然这次启动，电脑只用了一分多钟，比往常足足快了一倍多。

我还没问他到底是怎么弄的，他就自己先说了。说软件应该尽量少装在C盘里，否则不仅影响电脑的正常启动，还会过快耗损电脑的寿命。看我成了丈二的和尚，他就给我举例子，说一个人如果把什么都装在心里，能不累？寿命能长吗？

可能我并不知道他是怎么掰弄电脑的，但就他举的例子，我终归是明

白了。而且从中我还听懂了一个道理，人之所以很累，不就装了太多的“软件”吗？

电脑“累了”，我们可以杀毒清理垃圾，还能卸载不用的软件，可我们自己呢？如果说系统C盘是电脑的“心”，那么软件就是一个人的事。如果总把太多的“软件”装进心里，最终不就像电脑一样“累”，甚至死机吗？

我有个朋友，因为一次交通事故，彻底改变了他的下半生。那天是他朋友结婚的日子，参加完朋友的婚礼，他载着自己的妻子一同回家，可就在回家的路上，发生了意外，他妻子死了。虽然最后认定事故是由堆在路边的石砂造成，但他还是一直耿耿于怀，

因为在朋友的婚礼上，他喝了点酒。他说如果自己没有喝那一杯酒，就不可能发生意外，他的妻子也就不会死。从那以后，他就常常借酒消愁，以至于现在谁是谁他都已分不清。

当然像这种把太多“软件”装进自己心里的人，在我们身边还有很多。因为被骗一时想不开自杀的，拿不到工钱跳楼的，表白不成割腕的……哪一个又不是因为内心的“软件”呢！电影《太极张三丰》里就有一句经典的台词：“过去只是人生的一种经历，而不是一种负担！”

其实无论经历过什么，或怎样的烦恼，那都属于过去，我们只有少装内心的“软件”，才能更好的启动，也才能更快的迎接新生活。